

珠海市“4·12”剥皮大案考

文／守夜人

近半年来，随着“剥皮富商”一案在各大BBS论坛引起了近乎狂欢式的轩然大波，虽然参与其中的绝大多数网民都只是在暧昧不清的现场照片与且惊且疑的猎奇心理中进行着单纯的肾上腺素宣泄，或是阴谋论者自我陶醉的呓语，但在这个以匿名发帖为护城河、由于技术代差而尚未被完全监管的互联网生态中，仍然不乏真正的知情人士混入其中，含糊地透露些不为人知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作呕的内幕。

这篇手记并非为了还原真相——毕竟在珠海这座潮湿、甚至因为过于年轻而缺乏历史沉淀的移民城市，真相往往比尸体腐烂得更快——而是试图从那些散落在“天涯杂谈”与“猫扑”深水区的碎片中，结合部分非公开的档案资料，勉力梳理出珠海“剥皮人”事件的骨架，希望能为那些尚且对其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看客，带来一份清晰可信的、关于“皮囊与容器”的第一手病理分析。

在收录而来的网络信息中，最早引发关注的线索来自于一名ID为“混凝土搅拌机99”的用户。他（她）在金山论坛一篇名为《深夜工地的怪声》的帖子下回复，声称自己曾是宏大建设集团的塔吊司机，而在最近这起轰动全城的富商剥皮案中，最早发现死者蒋阳宏的，并非警方通报中的会所服务员，而是蒋阳宏重金聘请的私厨，一个名叫刘旭东的男人。

“混凝土搅拌机99”在回复中言之凿凿地声称，刘旭东在案发当晚推开那扇名贵的紫檀木雕花门时，看到蒋阳宏正背对着门坐在太师椅上，手里似乎还端着茶盏。而当刘旭东绕到正面时，才发现这位叱咤风云的地产大鳄，已经变成了一具红色的、还在冒着热气的解剖学标本。没有撕裂，没有暴力切割，那张皮仿佛是蒋阳宏自己觉得热，便像脱掉一件不合身的真丝睡衣一样，顺滑地将其褪下，叠好，带走了。

那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生理性的悖论。据后来流出的现场勘查笔录侧面印证，当时紫檀木桌面上甚至没有留下哪怕一滴喷溅状的血迹，唯有那具失去了表皮约束的肌体，肌肉纤维如同精密的红色丝线般裸露在空调的冷风中，随着每一次微弱的呼吸而颤动，茶水顺着暴露在外的喉部软骨滑落，渗入胸锁乳突肌的缝隙，发出令人牙酸的、类似湿海绵吸水的声响。

一锤定音的是随后的一条匿名跟帖，一位自称是“听涛雅苑”前台的网友爆料，刘旭东在被带走前曾歇斯底里地喊着：“他还在动！他的眼球还在转！他在喝茶，茶水从喉管里漏出来了！”这一细节引发了网络上对于“活体剥离”可能性的激烈探讨，更网传刘旭东因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比如那张皮是如何自己走出去的），已经被送进了珠海市红旗医院的精神科强制治疗。但在之后流出的刘旭东诊断书上，却赫然写着“重度解离性漫游症”，仿佛他所见的一切，不过是他在

高压锅炉旁工作太久产生的热视幻觉。
但哪怕"混凝土搅拌机 99"的帖子被删，仍然有敏锐的网友注意到了他之前发言中反复提及的"海天大厦"——那个烂尾了四年、矗立在情侣路尽头如同巨大墓碑的建筑。命案中第二名被发现的死者刘欣悦，系蒋阳宏的养女，而在四年前，也就是 1996 年夏天，她的前男友刘铮铮，正是作为宏大集团的架子工，在海天大厦的施工中"意外"坠入桩井，被随后倾泻而下的水泥永久封存。

也就是在刘欣悦失踪的那一晚，有人曾在烂尾楼附近看到过一个奇怪的人影。据目击者称，那人走路姿势僵硬，像是关节里灌满了沙砾，每走一步都掉落灰白色的粉尘。刘欣悦的尸体最终在海天大厦积水的地下室被发现，在此前流传的说法中，她被穿上了一件不合身的男式工装。

但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或许有人要问，虽然两名死者都与那栋烂尾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勉强可以作为一个因果报应的切入点进行分析，但坊间传闻中"水泥鬼借皮"的说法又从何而来？

并非是我故作玄虚、以子虚乌有之事充做噱头，但哪怕是蒋阳宏那具失去皮肤却依然试图喝茶的肉身，也只是一系列怪事中不那么难以理解的一小部分，甚至说，它只是这一系列怪事下的一个小小注解，甚至不能作为结果而存在。

所以，真要从头说起，我也只能自那个被水泥封住的夏天开始，从万千头绪中揪出一个线头，为大家勉力说明。

那么首先，让我们弄清楚，这一系列怪事中，唯一一件可被证实为绝对真实的事情。

刘铮铮，并没有死。

既然说刘铮铮并没有死，但我又言之凿凿地断定海天大厦的那根水泥柱里确实封着一个人，那么该事件只能说的确存在——只不过一开始是以错误的认知形式罢了。
要有认知，先得有容器。珠海建市之初的建筑工队多来自于内陆山区，与那些讲粤语的本地渔民不同，他们是因贫穷而背井离乡的流民。高楼平地起后，这些流民也并无归乡之念，反而依附于工地，在拱北与吉大的夹缝中形成了特有的棚户区。不同于清代《香山县志》中记载的宗族械斗，这里的争斗更为原始、更具工业时代的冰冷感——为了"存在"。

新老工地，新老民工，新老谣言——打桩要打生桩，地基要填活人，海天大厦之所以建不起来，是因为填海造陆的地基不稳，龙脉太硬，要吃人肉才肯松口——老工人都说刘铮铮不是失足，是被蒋阳宏指使人推下去的，为了镇住这块地；新工人说刘铮铮没死透，水泥凝固的时候他还在里面呼吸，把混凝土吸进了肺里，于是肺变成了石头，人也就成了石头。

于是"借皮"二字便由此来。一说是刘铮铮觉得冷，因为水泥没有温度，所以要借蒋阳宏的皮来暖一暖；另一说是刘铮铮已经不再是人，而是一种由怨气和硅酸盐构成的异质生物，他需要一张完整的人皮作为伪装，才能重新混入人群，去见他心爱的姑娘。

甚至在千禧年的钟声敲响时，仍有漫无边际、荒谬愚昧的谣言在霓虹灯下的阴影里滚滚而来、滚滚而去——在板樟山隧道的幽暗灯光下被出租车司机压低的声音泄露、在夏湾夜市油腻的桌角边滋生——怎么，你也知道这件事？什么事？有个没皮的人在街上走！……一个？我怎么听说是好几个，就在海边……富豪被剥皮了……可我听说是富豪自己把皮脱了，因为他也想变成石头……可不敢胡说！

不知怎的，在一张张嘴咬死了"水泥鬼"确实存在的当下，它也就此成为了另一种事实：人们确实地相信刘铮铮从水泥柱里爬了出来，蒋阳宏的皮确实穿在某个东西身上——哪怕那根柱子至今仍完好无损地立在地下室里。

但我的重点倒并不在于这些颇合我心意的谣传与流言，而在于刘欣悦。

发现刘欣悦尸体的时候，她并不是像传闻中那样被铁丝缝上了衣服。真实的情况远比这更具有先锋艺术的残酷美感。她是"空"的。

就像服务员看到蒋阳宏时产生的错觉一样，刘欣悦的身体里，没有任何内脏。但不同的

是，她的体内被塞满了打磨光滑的水泥球。那件传说中的男式工装，并不是穿在她的身上，而是长在她的身上——或者说，她的皮肤正在逐渐角质化、纤维化，呈现出一种粗糙的布料质感。法医在解剖时发现，那些水泥球并非死后塞入，而是在她活着的时候，以某种违背生理极限的方式，一颗一颗地替换了她的脏器。每一颗水泥球的表面都刻着极细的纹路，仿佛是指纹，又仿佛是某种未完成的建筑图纸。

在此暂且搁置这些关于解剖学细节的猎奇探讨，让我们回到动机本身。为什么刘欣悦会呈现出这种异变？这位蒋阳宏的养女又与四年前的那个水泥柱有何关系呢？

说起来倒是落于俗套，被蒋阳宏控制多年的刘欣悦，确实曾在私下里研读过某些关于"尸解"的民俗偏方（参见《岭南巫蛊考》中关于"蜕"的记载）。她痛恨自己的身份，痛恨这具被蒋阳宏玩弄的躯体，更痛恨那个未能带她走的刘铮铮。

于是，在蒋阳宏死后的那个夜晚，她是否在某种极致的恐惧与渴望中，领悟了那具红色肉身所传达的真意——皮囊不过是束缚，血肉不过是累赘。如果刘铮铮能在水泥中永生，那么她是否也能通过某种仪式，将自己转化为那种坚硬、冰冷、无坚不摧的存在？她是否认为，只要填满了水泥，就能无论在物理上还是灵魂上，都与那个四年前消失在混凝土中的男人融为一体？

写到此处，这显然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这么一个关于复仇与解脱的绝佳样本，如果仅仅被定性为两具尸体的离奇展示，未免太过暴殄天物。那从前那些关于剥皮刀的寒光、关于水泥柱里的喘息，数个阶层之间心怀鬼胎、意有所指的流言蜚语，若不能收束于一个更为形而上的终点，便只能流于庸俗的谈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诉诸怪力乱神。我是说，该是哪种形态的存在，自然该遵循哪种物质交换的定律——毕竟，哪里会有人真的能把自己的皮脱下来还能若无其事地喝茶呢？除非，那张皮本身就已经不再属于他。至于什么水泥球，既然内脏已然掏空，那也不能就这么继续让它空着——与其填充那些会腐烂的软弱组织，不如填点实在的、永恒的东西。

在此，我们剥离掉那些充满市井气息的神鬼演绎。最终，那个被认为是"刘铮铮"的怪物，还是没有被警方抓获。因为在海天大厦的监控录像里，除了刘欣悦自己走进地下室外，并没有第二个人的身影。

而蒋阳宏那不知所踪的皮肤，是否被刘欣悦做成了那个并不存在的"人蛹"，再从镜子里所见到的、某个被水泥填满的女人那里得到了灵感，又是否绝望到了举一反三，如此自说自话、自欺欺人到连自己都深信不疑的地步——拿着空空如也的抹泥刀，修补了根本不存在的裂口，暗喻了本就无法愈合的创伤，穿上了不该合身的工装。剖开了虽然该死却也不该这么活着的自己的胸膛，叫她生下了本不可能如此出生、如此成长、又如此成了不是仙的仙的自己。

本不该成真的，只因为自己相信，于是就此成了真。说有情众生，说金蝉脱壳，便就认成了归宿……至于那柱子里封的是刘铮铮还是别的什么，是骨头还是石头，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到底，只要愿意被恐惧所侵蚀，就会被恐惧而重塑，刘欣悦那参透了"道家尸解"本质的亡魂，才能完成了对大众理性的又一次隐秘侵蚀，将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图景强行植入。

言尽于此，真相与臆想的界限已然在诸位的传阅中坍缩。这座城市终将恢复它那健忘的运转逻辑。唯有那座矗立在海岸线边缘、被海风日夜侵蚀的烂尾楼，将作为某种不可言说的图腾，供养着那具嵌在混凝土中的'肉身菩萨'，在永恒的缄默中，独享它那畸形的圆满。


2001.04.15 23:45:12


2001.04.16 10:30:22